夫人峰

江湖寻诗四十年（9）

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

吴茂云/文

第五章

江右奇缘

——武宁三年（1203—1205）

引词：“惜多才，怜薄命，无计可留汝。”（金伯华《诀别词》）

从临安出来，戴复古一路西行。

他走得很慢。从临安到江西，走官道大约十来天的路程，可他走了将近一个月。每经过一个县城、一个镇子，他都要停下来住一两天，去当地的酒楼茶馆坐坐，跟人聊聊天，看看那些他从来没见过的风物。他带的钱不多——望湖楼的兄弟们凑给他的那八百多文铜钱，一项一项地花出去，到了江西边界时只剩不到二百文了。可他心里并不慌。他在临安待了六年，把一座都城里的冷暖和世故都尝遍了，反而觉得江西这片陌生的土地给了他一种奇异的松弛感——这里没有人认识他，不欠他什么，也不图他什么。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，像一块石头落进河里，沉到底，安安静静地躺着。

他走到武宁的时候，是嘉泰三年（1203）的秋天。

武宁是江西西部的一个小县，背靠幕阜山，面朝修江。他选了城西一家客栈住下来，那客栈二楼靠东的房间推开窗就能看见修江——水面青绿，两岸的乌桕树正在变色，黄的红的参差着，在秋阳里像一幅刚上好色的画。他安顿好行李，下楼喝茶。客栈下面是个茶馆，不大，摆着七八张方桌。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要了一碗清茶。

茶馆里稀稀落落坐着几个人。邻桌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，穿着一件绸面袍子，手上戴着一枚碧玉扳指。老者正和茶博士说话，声音不低，问道：“最近可有什么好诗？”茶博士答不上来，只管讪讪地笑。老者摇摇头，像是有些失望。戴复古听见这话便多看了一眼，那老者也恰好转过目光来，正看见他面前摊着的一卷诗集。

“后生，”老者开口了，语气随意，像在跟邻座的熟客说话，“你读诗？”

“胡乱读些。”

“哪里人？”

“两浙东路台州府黄岩县。”

“两浙东路？”老者的眼睛亮了一下，“那地方我去过，海边。你是写诗还是读诗？”

“写一些。”

“哦？”老者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了，“那正好。你可知道临安这两年有个年轻诗人，写得一手好词，在酒楼茶肆里传得可火了，叫什么……戴什么来着……”

戴复古忍不住笑了一下：“戴复古？”

“对！就是他！”老者一拍桌子，“你读过他的诗没有？我在修水县城听人唱过一首，词写的是西湖上的月亮，好听得很。可惜记不全了，就记得一句‘一船明月一船风’——你看看，这句子多清秀。听说那人年纪不大，台州人，在临安混了好些年。你是那边来的，可认得他？”

戴复古有些意外。他没想到自己的名字已经传到了江西。那些年在临安望湖楼写的小词小令，他从来没当回事——写给朋友们助酒兴的、写给在座的歌伎唱的、写在墙上和酒壶上的，写完就忘了。有些被传抄了出去，他也不知道传了多远。此刻在这座江西小县城的茶馆里，一个素不相识的老者居然能背出他的句子，这让他心里浮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——有几分意外，也有几分暖意。

“认得，”他说，“他是我同乡。”

“那他是怎样一个人？多大年纪？长得什么模样？”

戴复古更想笑了，但他忍住了：“三十出头，不长不短，不胖不瘦，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
“那他的诗怎么写得那么灵动？你是不是也写诗？拿来我看看，要是写得好，我请你到家里做我闺女的先生。她呀，整日里就知道看书，看了还要自己写，写完了也没个人看，憋得慌。你给她讲讲临安那些诗人的事，讲讲诗是怎么写的，她就高兴了。”

老者说着，起身从旁边的桌上拿过纸笔推到他面前：“写一首，我看看。”

戴复古愣了一下。他这一路从临安过来，风尘仆仆，忽然在这座陌生的小县城里被一个不认识的老者拿纸笔堵住了去路，这情形实在有些荒诞。可那老者目光灼灼地看着他，等着他落笔。他便提起笔来，随意写了一首自己前几天在路上作的秋日小诗：

“千里秋风客，一肩明月诗。江湖无定处，山鸟亦相知。”

老者拿起纸来看了看——他未必全懂，但看那字迹端正、句子清朗，便十分满意，拍了一下桌：“好！比修水县城那些秀才写的强多了！你姓什么？”

“姓戴名复古。”

“哟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戴复古啊，真是惊喜！好，戴先生，你这就跟我走。住处我安排，月钱另算，不用你操心。”

“晚辈还没……”他想说：“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留下来。”但老者已经站起来招呼茶博士结账了，动作利落得像早就决定好了一样。他只好跟着站了起来，心里觉得这事有些没头没脑，可又好奇——那个“会写诗的女儿”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金家的宅子在城东，三进院落，前后都带天井。前院种着几棵桂树，正开着花，满院桂香，浓得化不开。戴复古跟着金老穿过前院、中堂、后院，被安顿在后院东厢的一间屋子里。窗外是一小片竹丛，细长的竹叶在风里沙沙地响。金老说：“你先歇一晚。明天我让闺女来见你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戴复古在前院的堂屋里第一次见到了金伯华。

她走进来的时候，脚步很轻。大约二十出头的年纪，穿一件素色的衣裙，头发挽成简单的髻，簪着一支银簪。她的面容算不上惊人的美，但有一种沉静的气质——那种沉静不是寡言的“静”，而是心里装着东西的、有内容的安静。她看见戴复古，微微地欠了欠身，叫了一声“先生”。声音不大，但很清，像修江边的溪水。

“听父亲说，先生是从台州来的？”她问。

“是。台州黄岩。”

“台州靠海吧？”

“靠海。推开院门走一里路就是海塘。”

金伯华的眼睛亮了一下。那光芒一闪而过，但戴复古捕捉到了——一个没见过海的人，对海的想象总是带着格外明亮的颜色。

“先生写诗吗？”

“写。”

“那你给我看看。”

戴复古把昨天在路上写的那首《秋风客》递给她看。她接过去看了。她看得很慢，不是“扫一眼就过”的那种看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，像在品尝什么。读完了她合上纸，没有马上说话。

“第三句‘江湖无定处’，是先生的真话吧？”

戴复古心里微微一动。他没有想到她第一眼就问“是不是真话”——她看的不是格律平仄，不是辞藻华不华丽，她看的是“真不真”。

“是。这一路从临安过来，走了二十多天，确实觉得身如飘蓬。”

金伯华点了点头：“那这一首我收下了。先生教我写诗，我也得知道先生写的诗是什么样子，才知道该往哪里学。”

那天下午，她在自己住的院子里给戴复古泡了一壶茶。戴复古这才看清了她平日待的地方——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，四壁都是书架，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书卷，有新有旧。靠窗放着一张书案，案上摊着纸、搁着笔、镇着一方端砚，砚台里的墨还没干透，旁边压着一沓写了字的纸。看得出她刚放下笔不久。

“这几首是我写的，先生帮我看看。”她把那沓纸递了过来。

戴复古接过来翻看。字迹清秀端正，像她的人一样。他读了几首，写的是院子里的桂花、窗外的竹影、修江上偶尔驶过的渔船。措辞不算老练，有些地方还带着刻意的痕迹——她显然读了不少书，有些句子是想模仿某位前人的风格，但学得还不像。然而，有一首，让他微微愣了一下：

“庭前桂子落，无人拾取。香去香来，都是风的主意。我不怪风，只怪花期太短。”

不是律诗，不是绝句，是像词又不是词的短章——随手写下来的，带着很自然的语气。那最后一句“只怪花期太短”里的怅然，让戴复古想起什么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——一辈子不肯做举子业，诗写得那么好，却只留下来十几首。花期太短。人这辈子也都是花期。

“这一篇好，”他说，“比那些有格律的都真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金伯华的眼睛又亮了一下，那光芒比刚才更亮，像点了灯。她大概从来没有从任何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话——以前教过她的先生们都是教她格律、教她对仗、教她怎么“像”某某大家，从来没有人对她说“真”这个字。

“真的。”他说，“你以前写的那些，是在学别人；这一篇是你自己的。你看，你不写桂花是什么样子，你写桂花落了没有人捡——这就是你看见了、你心里有，才写得出来的。”

从那一天起，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寻常的先生和学生了——是对坐读诗，彼此能听懂对方句子里的呼吸。每次读到他写的新作，她都会停在一个字上反复琢磨——“这个字放在这里，念出来不对劲。”她不懂格律，但她的耳朵比她读过的任何诗话都准。她凭直觉判断好坏，而她从来不会错。

有一天下午，他正在替她改一首新写的五律。那首写的是院里的竹子在风里摇晃的样子。前面三句都写得不错，第四句他替她改了一个字——“摇”改成“斜”。她看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‘斜’比‘摇’好，”她说，“‘摇’是竹子自己在动，‘斜’是风把它吹歪了。我在屋里看见的是风吹歪的竹子。”

“你为什么想到用‘摇’？”

“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写。”她诚实地道，“我看见了竹子被风吹歪，可是我写不出来。‘斜’这个字我也想过，但我不确定能不能用在这里。我怕写错了。”

“写诗没有‘错了’，”他说，“只有‘不真’和‘真’。你看见的是竹子被风吹歪了，那你就写它歪了。写你看见的，不要写你以为‘应该’那样的。”

她慢慢地笑了，那笑容很浅，像水面上一圈极轻的涟漪：“你以前教过很多人写诗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你是第一个。”

“那我运气真好。”

他没有回答。那天的夕照从窗外照进来，正好落在她侧面的轮廓上，她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小片淡淡的影子。他忽然觉得心口有什么东西在动——不猛烈，很轻，像修江的水在春天的冰面下慢慢流动的声音。他在那一刻就知道，这不是教书先生和学生之间该有的感觉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两个人之间那层“师生”的壳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薄了。

有时候，他讲着一个典故，她忽然插一句嘴，说“这个我读过，不过我觉得你的理解比书上写的有意思”——语气随意得像是跟一个老朋友在聊天。有时候，她读了一首好诗，跑过来拉他到窗前，指着书页上的某一处说：“你读这句！你听听这个声音！”那急切的样子不像是在请先生指点，更像是一个发现了什么好东西的人急着要跟另一个人分享。他低头去看她指的地方，肩膀和她的肩膀轻轻碰了一下，她没有躲开。

有一回，他在她那里读到一首她自己新写的，写的是深夜听见雨打芭蕉：

“独坐秋窗下，雨声到夜深。不知窗外物，先动此中心。”

他读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她：“你写这个的时候，心里在想什么？”

她低头看着纸面，没有抬头，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：“我在想，雨不知道我听见了它。它只管自己下，我却因为这雨声睡不着。我心里面有东西，被雨声引出来了。”

他想问她心里面是什么东西，但他没有问。他怕一问，那东西就碎了。他只是把她写的这张纸折好，放进自己的袖子里：“这首我留着，改天再看。”

她没有要回来。那首诗就一直留在了他的诗稿里——后来他编《石屏集》的时候，没有把它放进去，因为那不是他写的。但他一直留着那张纸。

秋天过完了，桂花落了，桂花的香也散了。冬天来了之后，竹丛的叶子落了大半，但她还坐在窗前读书，手边多了一个手炉。戴复古有时候走进她的书房，两个人各占一张桌子，各读各的书，偶尔抬起头来说一两句闲话，那闲话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可他说了，她听了，她说了，他接了，像两条并行的溪流，不急不缓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流。

有一天傍晚下了雪。武宁的雪不大，薄薄地铺了一层。她难得放下书，站在廊下看雪，伸手接了一片雪花在掌心，看着它慢慢化成水。

“你写一首雪的诗吧。”她说，“写你小时候看见的雪。”

他想了想，想起南塘的冬天，海塘上的薄雪被海风吹成一层细细的白沙。那风里带着盐味，雪落在人身上很快就不见了，化进衣裳里留下白色的盐霜。他轻声念了一首：

“海雪如盐覆白沙，朔风吹老岸边葭。有人倚户望归客，雪落肩头不忍拂。”

她听了，没有说“写得好”，没有说“不好”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只是轻轻地说：“那个不忍心拍掉雪的人，一定等了他很久。”

他忽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了。她替他说出了他没有写出来的那一半。那种东西，一个人一生中遇不见几次——你的诗刚写完，另一个人就把你藏在字缝里的意思轻轻地揭了出来，真是知音。

春天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关系有了变化。

那天傍晚，他路过她窗下，听见她在低低地吟诵一首诗。他听出来了——是他最近写的一首，写的是修江上的月夜。她的声音轻轻柔柔的，念到“今夜扁舟何处去，月光如水水如天”时停了一下，又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声音太轻，他没有听清。

第二天，她又抱着书到书房来，在他对面坐下。她坐了很久没有翻书，只是看着他磨墨，看着墨锭在砚台上转出一圈一圈的浓黑。他抬眼看了她一下，正好迎上她的目光。那目光里有东西——里面有水光一样的波动。她没有躲闪，就那么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。他先开了口：“伯华，你昨晚念我那首诗的时候，最后念了一句什么？”

她的脸微微红了。不是那种慌乱的红，是一种很薄的红——像春天的桃花刚开的时候那层淡淡的粉。她没有回答，但她在桌上铺了一张纸，提笔写了两行字，然后推到他面前。

纸上写的是：

“今夜扁舟何处去，不如同住水云间。”

他的笔停住了。墨在笔尖凝了一会儿，滴下来，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。他把那张纸拿起来，看了很久。她写的是他诗的下一句——比他原来的“月光如水水如天”更近了一步。那里面有一个“同”字。

他把纸轻轻折好，放入袖中。然后，他看着她。她没有低头，没有躲闪，就这么安静地回望着他，像修江的水在春天的傍晚里安安静静地流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她面前，低头看着她的眼睛：“你写的这句，比我原来的好。我收下了。”

她的嘴角弯了一下，弯得很浅，但那是一个真正欢喜的弧度。

他缓缓地蹲下身来，将手覆在了她放在膝头的手背上。她微微一怔，但没有抽开。那三息的温度，后来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。

那天之后，那间书房里的空气变了——变得薄了、暖了，像冬天屋里生了炭火。她还是会在他磨墨的时候多看他一眼，他还是会在她低头写字的时候替她拂掉落在肩头的落花。两个人都没有再提起那个“同”字，可那个字像一颗被风吹走的种子，落在了一个谁都看不见的地方，悄悄地扎了根。到秋天，它就会长出来。

那年初秋，金老像是察觉了什么。某天傍晚，他提着一壶酒走到了戴复古屋里，在窗下坐下，慢慢喝着。喝到第三杯的时候，他忽然问了一句：“戴公子今年贵庚？”

“三十四。”

金老“哦”了一声，目光落在窗外的竹子上，像在等一个他不必说出口的后续。戴复古端着酒杯，望着杯中的残酒，没有接话。窗外的竹影在晚风里慢慢摇着，沙沙地响。那句没有问完的话，就悬在那片竹影的沙沙声里，没有人去碰它，也没有人把它捡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金老提起酒壶又给他添了一杯：“喝酒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戴复古躺在东厢的床上睡不着。他想起南塘的吴氏——那个话不多、只是安静地替他缝补衣裳、替他准备行囊、站在院门口目送他远去的女人。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南塘的时候，她站在老桂树底下，晨风把她的衣角吹得轻轻飘动，她没有追上来，没有喊他留下来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像一棵树。

他闭上眼睛。修江的水在远处低声地流，窗外的竹叶还在沙沙地响。

一年以后是开禧元年（1205）的深秋，他忽然接到了吴氏从南塘托人辗转捎来的信——“兄翼病危，日望弟归。速回。”

他拿着信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。想起了一件件往事，手足之情使他有钻心的痛。天亮的时候，他站起来收拾行李。金伯华推门进来的时候，他的包袱已经系好了。

“你要走？”她站在门口，声音很平，但那双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。

“我大哥病重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他张了张嘴，想说“办完了事就回来”——可是那话堵在喉咙里，吐不出来。因为他回南塘之后，能不能再出来，他不知道。大哥的身体，妻子的等待，那个他一年前离开时没有回头看的家——那些东西都在那里等着他，沉甸甸的，他再也不能当作不存在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她站在门口没有动。竹影落在她身上，一片一片的，把她的衣裙画成了碎花。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从妆奁盒里取出一个布包，塞进他怀里。那布包沉甸甸的，系口处露出一角小银锭的光泽。

“拿着。”她说，“路上用。”

“伯华……”

“你走吧。”她的声音还是平平静静的，“家里的事要紧。”

他伸手想握一下她的手。但她把手缩回去了，退后半步，背过身去看着窗外。窗外只有那一丛细竹，在风里摇。他望着她清瘦的背脊，站了很久。他的嘴唇动了几次，想说一句像样的话。可那些话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地走到她那边去。他便不再说什么了，只是低声说了一句“你保重”，然后转身走了出去。

他把那包银锭揣进了怀里，贴在心口的位置。那包银锭上还带着她的香气。

他走后三天了，金伯华在扳着指头。

一个月后没有消息，一年后还是没有消息。

这天，父女俩在屋里谈了很久，声音低低的，隔着墙听不真切。但有一句话传了出来，是金老的声音，又怒又急：“决不能再傻等了！”

她说了什么，没有人听见。

只知道那天之后，金老发了话——给伯华招婿。找的是修水县城里一户姓刘的人家，家世相当，门当户对。媒人上了门，庚帖换了，日子都定好了。金伯华全程没有说一个“不”字。她只是越来越沉默，沉默得像那棵老桂树入了冬之后的样子——叶子落尽了，枝干光秃秃地伸向天空，远远看去分不清是枯死了还是在过冬。

成亲前三天，金伯华站在窗前看了很久——窗外那丛竹子，她看了两年多。竹子青翠如旧，修长挺拔，根根都指向天去。它不知道屋里发生过什么。

那天夜里，她没有回自己的房间。第二天早上，金家的人在附近的深潭边上找到她时，她已经走了。水边石头上搁着一卷诗稿，她什么都没带走，除了心里那点不肯被抹去的念想。而这个深潭也就被当地人称为“节妇潭”，后人多有咏此潭之诗流传。其中，清代余佩写道：凄清节妇潭，潭水深且洁。澄如节妇心，不受纤尘涅。戴君临别时，节妇何呜咽。可怜捉月盟，满纸泪与血。去住两难全，死生容易决。至性诚激昂，鬼神助其烈。至今潭上雁，萧萧唳残月。

消息传到南塘的时候，已经是冬天了。戴复古坐在老桂树下的石槽上，读完了金家老仆托人带来的信，枯坐了一整日。那些年，他见过淮河边战火后的废墟，见过临安大火烧了五万三千户人家，可没有任何一片废墟像这封信一样，让他如此清晰而安静地听见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——你知道它碎了，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弯腰去拾。

他只是坐在桂树底下，从日出到日落，从日落又到黎明。他把那卷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的诗稿拆开，一张一张地展平。翻到后面，翻到她留在最后一页的笔迹。只有一首词，笔迹比平时松散了一些，像是一个人想了很久，慢慢写下，又没有任何力气再去润饰它：

“祝英台近

惜多才，怜薄命，无计可留汝。揉碎花笺，忍写断肠句。道傍杨柳依依，千丝万缕，抵不住、一分愁绪。

如何诉。便教缘尽今生，此身已轻许。捉月盟言，不是梦中语。后回君若重来，不相忘处，把杯酒、浇奴坟土。”

他合上诗稿，把它贴在胸口，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他后来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武宁。但他的诗稿里，总有一些句子是写给她看的。没有说明，没有备注，她自己会懂的。那个读得懂他所有诗的人，已经不在了。

十年后的一个秋天，戴复古重游江西。

那天，他经过武宁，没有进城。他只在修江边站了一会儿。江边的那棵柳树还在，比他记忆中的粗了一圈，枝条垂到水面上，被水流一漾一漾地拂着。水很清，看得见底下的鹅卵石。他想起了什么，蹲下来，捧了一捧水送到嘴边——秋天的水是凉的，入喉清冽，带着微微的甜。他站起来，望着缓缓流淌的江水，低声念了一首新写的词。那首词里没有她的名字，没有武宁，没有桂花和竹子，只有一个人站在水边想起了什么：

“莺啼啼不尽，任燕语、语难通。这一点闲愁，十年不断，恼乱春风。重来故人不见，但依然、杨柳小楼东。记得同题粉壁，而今壁破无踪。

兰皋新涨绿溶溶。流恨落花红。念着破春衫，当时送别，灯下裁缝。相思谩然自苦，算云烟、过眼总成空。落日楚天无际，凭栏目送飞鸿。”

他后来把它编进了集子里。她教过他——有些话不用说出来，写出来就够了。他如今终于写了。只是听的那个人，已经不在了。可是江水年年还在流，她知道他写出来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